

嘉兴博物馆藏沈铭彝致张淮信札六通

葛金根¹

(嘉兴博物馆 浙江 嘉兴 314050)

【摘要】: 嘉兴博物馆收藏有嘉兴沈铭彝二十六通信札, 现择其中致张淮的六通信札释录介绍, 并就信中相关内容予以诠释, 为研究沈铭彝提供可信的素材。

【关键词】: 嘉兴博物馆 沈铭彝 张淮 信札

【中图分类号】: K825. 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0)04-0021-07

沈铭彝, 字竹岑, 一字纪常, 号东庐, 晚号孟庐、纪常、小花峨翁, 65 岁后自号呐翁, 嘉兴竹林里人, 乾隆二十八年(1763)生, 道光十七年(1837)卒。据光绪《沈氏宗谱》记载, 嘉兴竹林里沈氏为慈溪师桥沈氏分支, 先世有庠生讳昌者“由四明迁至嘉兴竹林里, 因元末避乱, 隐居不仕”, 传至沈铭彝为十四世。^[1]沈铭彝“善读父(沈可培)书, 工制艺, 随任时充国学生。归而呈请应童子试, 遂冠郡庠。旋食饩, 遵例候选儒学训导”^{[2]619}。据其《孟庐札记》自述:“年三十七前留意经史, 颇攻科举之学。”^[3]铭彝又博学工诗, 精于金石之学, 尤妙隶书, 撰有《后汉书注又补》《孟庐札记》等多种著述。

嘉兴博物馆收藏有沈铭彝一批信札, 计二十六通。¹这批信札大多只署日期, 现择其中六通致“桐山”的信札予以释录, 略作钩稽, 有助于我们更加具体地了解沈铭彝的家庭以及其交往和日常生活等情形。

札一

十二日, 弟匆匆归舍, 黄昏到后即草一札交回舟带呈, 未识收到否? 家父病状看来未能即愈, 总归于弟之运气。弟日上未即来郡城, 前日匆忙之际, 寓中未及收拾, 如过廿一日家师转身之后, 弟不来城, 则贤昆返镇时望枉道一过, 并恳将弟寓房锁好, 其钥匙带来为感。如云泉九叔要留钥匙, 交与他亦可。

十三日嘉秀童试系何题? 又超未识得手否? 如有佳音, 此其时矣。今日闻张宗亮兄之令郎得选, 此亦意中之事。再, 弟寓楼上卧榻下有书匣一个未经捆好, 望督率工人捆就, 并拣楼下榻中要紧之书全数带下尤妙。帽盒二个亦望带来。榻中之书有借自他人者, 有同人之书, 不可遗失, 故不惮谆托也。

弟心绪如焚, 如此处境, 虽大学问、大才情者亦不能不唤奈何, 况弟乎? 馀面言不既。桐山三兄侍右, 愚弟铭彝顿首, 十五日。

按: 此札(图 1)3 页, 收信人“桐山”, 即张淮(1758-1822), 字泉如, 号桐山, 晚号太平黎民, 嘉兴新篁人, 张锡(1733-1771)次子。张淮诗文宏畅, 有《小梅花屋诗》。其楷书法颜平原, 写墨兰花离披潇洒, 尤饶韵致。

作者简介: 葛金根(1968-), 男, 浙江海宁人, 嘉兴博物馆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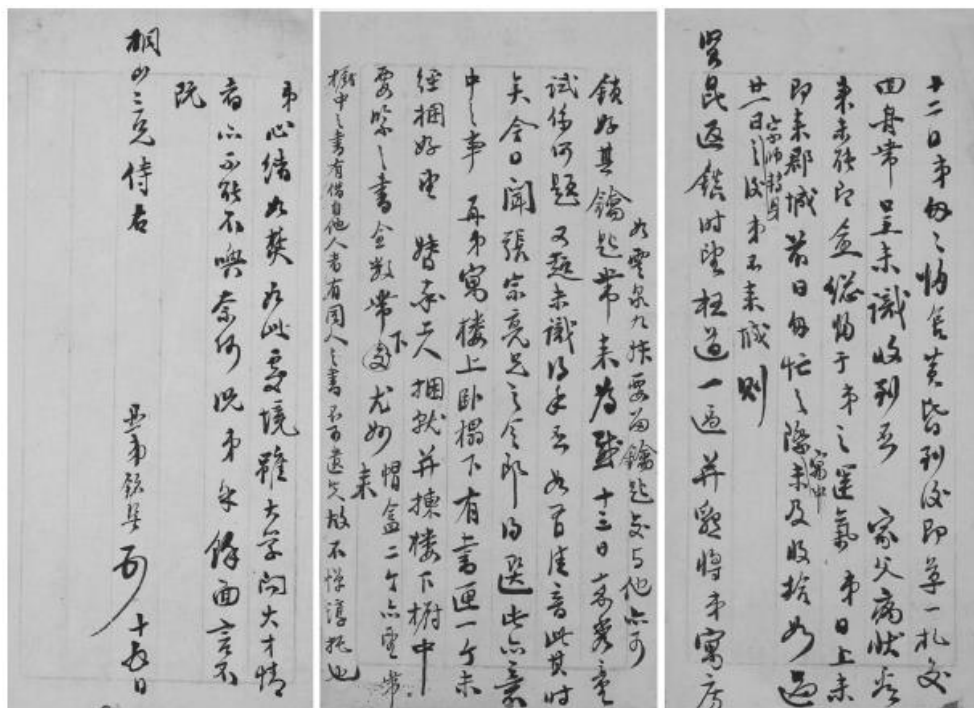


图1 沈铭彝信札之一

札中的“又超”，乃张淮兄张潮(1753-1820)之子，生于约1788年，卒于1843年，名上林，字心石，号又超、味园、古邨，别署三友主人。邑庠生，好金石，精篆刻，善墨竹，亦喜吟咏。

按沈庭熙重修的《沈氏宗谱》，沈铭彝娶“同邑国学生百朋公次女”^[1]。“百朋公”即张淮之父张锡，字百朋，号李亭，精于医术，闻名于邑，有三子二女。沈铭彝乃张淮妹夫，故称其“三兄”。

札中“云泉九叔”，即沈珏，乃嘉兴秀水沈叔埏(1736-1803)之弟，字景崔，号圣禾乡农，少受其兄之学，乾隆五十九年(1794)南巡献赋。其诗为同邑钱陈群赏识，并有诗作附于《香树斋续集》。沈铭彝曾作《哭云泉叔三首》，其一谓：“早年献赋俪长杨，恩赉频看出上方。交口二难传誉遍(叔与六伯父皆召试入选)，赏文一老受知长(叔早为钱文端公所知)。拾将柿叶供飞白，忙到槐花爱踏黄。八十蝇头书不倦，织帘家学墨池香”^{[4]304}，可作佐证。

沈铭彝父沈可培(1737-1799)，字养原，一字蒙泉，号向斋，晚年号厚庵，别署竹林村学究、东洲钓叟、鸳湖钓叟。乾隆壬辰年(1772)进士，授江西上高县知县，后署直隶、吴桥、宝坻、安肃等，后因事“被议降调，历主潞河、涿源、云门诸书院，受业者寻数百人”^[1]。门下日后著有杜堉、尹济源等，表扬其皆甚力。其学问渊博，著述甚富，有《涿源问答》《依竹山房诗集》《比红儿诗注》等等。后年老辞归，“才自乡抵城，痰症陡发，扶回。调治年馀以卒，实嘉庆四年九月廿六日也。”^{[2]618}此札中谓“家父病状看来未能即愈”，又据铭彝《题滑演遗像》中有“先考得中风疾凡三载”^{[5]519}，推测此札写在嘉庆二年(1797)或三年。至其母程氏卒，嘉庆十三年(1808)，铭彝合葬父母于里仁乡十一下二庄西天字圩孟庄桥东首，并结庐墓旁躬自负土，作诗纪哀，时人也有诗有画以嘉其孝行。

札二

前奉致之信，曾约月杪到镇。今尚有俗事，未能如约矣。在杭州时，赵香岩曾言伊表兄陈曼生在抚署选《輶轩录》，可以附选。

今抄录先君诗一帙，封致香岩，托其转致。望兄亲付与柳六官手，谕以小心送去。感荷提携，当深不浅。弟日上心绪如焚，内忧外患相逼而至此，身直如炼丹炉内炼过。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能经得几炼乎？补衲之说，又有初七八间到镇之说，未知果否？如果，望先期示知，以便趋卦。子愚、树堂诸公近日相聚否？弟到家后，病骨支离，久荒笔墨，逸翁挽诗尚未具草，即许竹溪要八分书亦未有以报也，见时希代致歉。忱馀面达，不一。桐山三兄大人我师，愚弟制铭彝顿首，九月廿四。

按：此札(图 2)2 页。沈铭彝在札中述及抄录先君诗一帙，托赵香岩转致陈曼生，望能附选入《两浙轩录》。《两浙轩录》为阮元出任浙江学使时于 1796 年组织编纂，陈曼生参编其中，1798 年书成而未及刊版。1799 年以后续有所得，并增录之，1801 年刊行。全书共 40 卷，得人 3133 家、诗 9241 首。“采录，随所得为先后，有初编、续编、补遗之分，兹并各编，通以时代为次”^[612]。“阮元主持下的《两浙=轩录》编纂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浙江各地的文人学者分头行动，采选各自所在府县之诗人诗作，然后合而为一的”^[616]，即基本上某地人负责某地诗，并撰写诗人评论资料。嘉兴府诗人小传下的评论，绝大多数为嘉兴“朱为弼曰”“钱仁荣曰”“方廷瑚曰”。沈可培有《铜爵台》《金谷园》二首诗，入选在卷三十五，采录入围较晚了，而其小传下的评论为杭州“汤礼祥曰”。但嘉兴府未采选沈可培诗作，是其诗已转致陈曼生之故？不得而知。这或许也可说明沈可培小传下为杭州“汤礼祥曰”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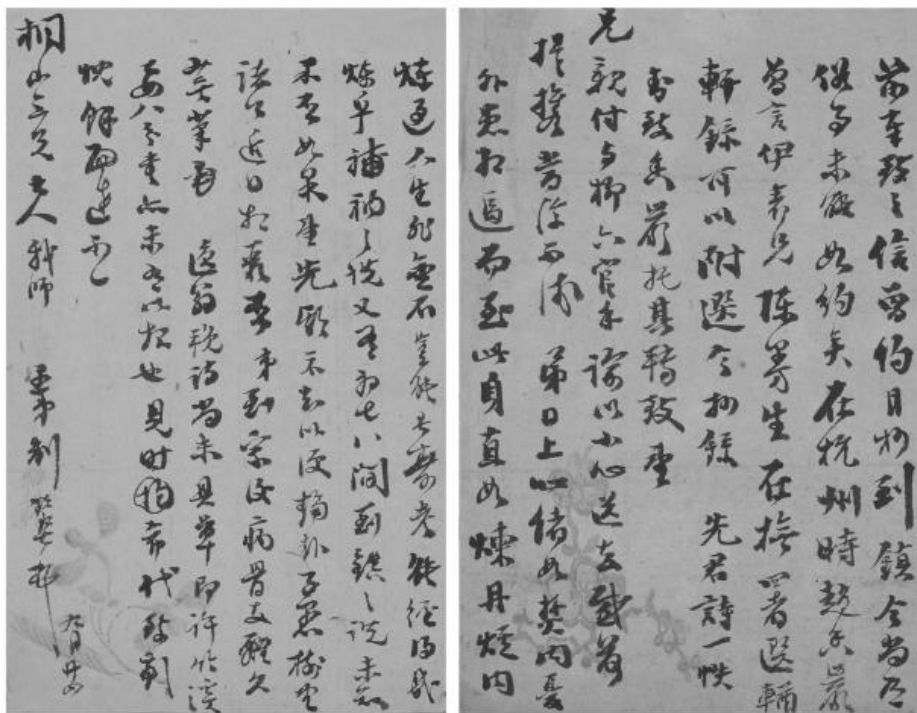


图 2 沈铭彝信札之二

札中“逸翁”即王宗槐，字景希，号逸踪。性恬澹，不慕荣进。晚年喜为诗，以香山东坡为宗，有《清和堂吟稿》。又好藏古碑刻法书名画。有子王几，即札中“子愚”，善诗。札中“树堂”，乃王宗槐从弟王宗桓(1743-1792)之子王福基，字庆余，号树堂，又号雪泉，有《雪泉吟稿》。王氏世居嘉兴新埭镇之北礼乐里，王宗桓娶沈铭彝姑母沈可增为妻，故沈铭彝为王福基的表兄。

札中的“竹溪”，与沈铭彝有关联的有两人。一是嘉兴庄凤苞，字韶九，号竹溪，善写山水，用笔高古。与铭彝交好的同里葛春屿有《偕庄竹溪徵君、许方浦茂才、文后山上舍暨徵君子柳亭明经游太平庵》诗，可窥其间关系。二是沈录其，字奉韬，号竹溪，能吟咏，善书画。据《沈氏宗谱》，沈录其为沈可培弟沈可堡之子、沈如浩之父，与铭彝为从兄弟关系。札中“竹溪”，或许应为沈录其。

从沈可培的诗入选《两浙轩录》推测,此札写在 1799-1801 年之间。

札三

前蒙赐顾,并拜食物,感甚感甚。弟此病有增无减,可谓咄咄怪事。在望病者,屡以宽言相慰,颇为厌闻。不知自病自知,实有不能支持之象耳。兹弟有一要语相商,望吾兄拔冗一来。别无他语,因弟双石桥田一户意欲销脱,未知王老际可得之否?兄能作中否?其中有须面言之处,故必须驾一来耳。明知日上亦忙,但弟断不留宿,务乞拔一日之暇而来,感甚感甚。亦尚有别语要话耳。桐山三兄大人,弟铭彝顿首,廿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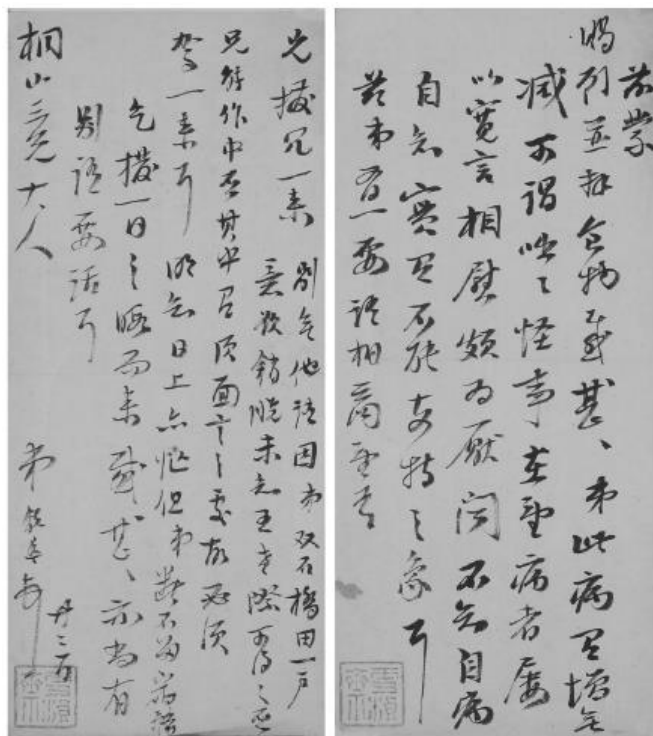


图3 沈铭彝信札之三

按:此札(图3)2页,钤有“雪浪斋”朱文方印。沈铭彝在札中谈及自己“此病有增无减”,可见其身体一直不太好。《孟庐札记》中自谓“自婴忧患,又痼疾十余载,及病起,年已五十余矣”^[3],王品莲亦如是说:“君叠遭大故,死亡忧患,触目伤心,又家难陡作,奔走劳瘁,得狂易疾,尽取生平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屡濒于死,如是者十余年。迨病起而君亦垂垂老矣”^{[4]289},时间大约也就到了嘉庆末或道光初。

札中又言及欲请张淮作中牵线撮合新的佃户。沈铭彝家有一定田产,据王健《居乡之苦》一文分析,所有田地有一二百亩,也算是一个中小地主。²但家境一般,沈可培任上高县知县时,曾以“婴疾告归”,缘在“家贫侍养不贍”^{[2]618}。到铭彝时,还在家坐馆授徒,或鬻书画,以维生计。但家庭所入应不甚丰,以至铭彝在嘉庆十三年(1808)合葬父母时,因“贫不克葬”,而走谒其父门生时任慈溪县令的谢牧园,得其“分俸五十金,为麦舟之与,又得杨百泉赠五十金,耿显亭赠二十金”^[7],乃葬其父母,并以馆修所得置墓田五十亩^{[5]475}。所以,铭彝要请张淮作中撮合新的佃户来承租种田,免得原租户销脱后的空租,以能收得租粮。也可能此时已到道光前期,经济“萧条”更使得其生活窘迫。沈铭彝在给友人陈镜帆的信中就感叹:“薄田无儿,向藉佐粥饔,现在不但有赔粮之累,此后更何处投乞米之帖,均切焦思”^{[8]706},对于未来表现出了深切的担忧。对田主而言,有田已为累事,正如铭彝自言:“如此年甚一年,田之为累,何所底止耶?”^{[9]1501}佃户种田更无利可图,田主要找到合适的佃户也实非易事。所以,铭彝要请人作中撮合新的

佃户来承租种田。故推测此札写在光绪初年。

札四

日前不别而行，殊为匆匆，曾留札致意，谅蒙览入。今日使来，知何先生定于初三日到馆，届期当令传洙前来。弟处即当预备舟楫，尊处不必命棹也。顺问孝履，不具。桐山三兄大人，弟铭彝顿首，廿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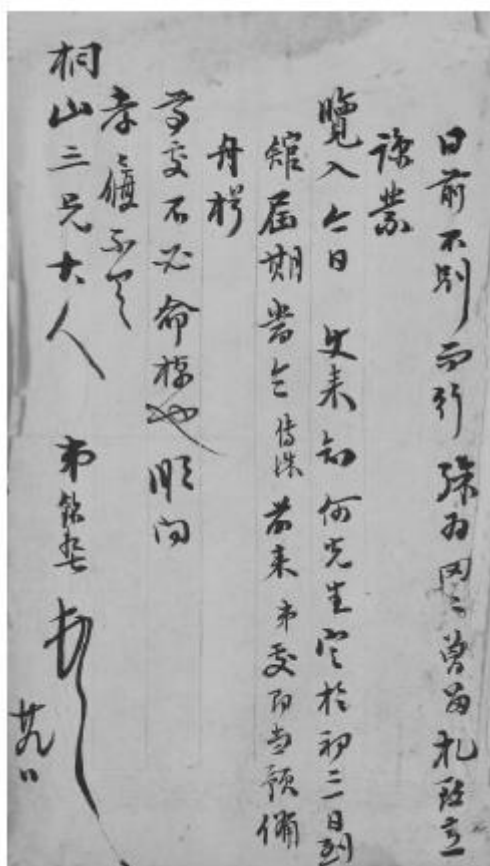


图4 沈铭彝信札之四

按：此札（图4）中的“传洙”，乃沈铭彝次子，初名如潮，字鲁村，号文川，嘉庆二年（1797）生，道光元年（1821）岁贡生，即选儒学训导，卒于同治二年（1863）。善行楷，酷似其舅张廷济，卷册屏障皆为捉刀，伪迹真印人人莫能辨。又工绘事，兰竹山水皆极疏秀。而沈铭彝长子渭璜^{[5]448}，存年仅7岁，幼名多福，字绣虎。有子早丧，故铭彝在道光十一年（1831）曝书再见金兰岫所绘渭璜遗像，曾悲而有《题渭璜遗像》记之。札中言及传洙来馆之事，按清时幼童发蒙大抵在5岁至7岁之间入塾最普遍，推测此札写在嘉庆七年至九年之间，即1802-1804年。

沈铭彝所居住的竹林里，位于嘉兴府城东南三四十里，处于新篁镇与新丰镇之间，为“极小之草市，并附近八圩计之，仅得纵五里、广六里耳”^{[5]445}。光绪年间的竹林里“东南至三王子桥，桥南六里至新篁里镇”，再南接嘉兴海盐县，“东北至柳堰桥，桥北三里至新丰镇中塘桥”^{[5]448}，隐然自成区域，为“县之深乡”。“水则环抱经纬，滢洄综错，皆有名可纪，浜漾汉港并著之，渡水须梁”^{[5]446}，故除了陆上连接乡间浜港的石桥外，更多以舟楫为赖，穿行于乡间浜港中再转入大河港，往来城乡。沈铭彝家境不甚丰，家中并无自备船只，出行则要预订船只，故如札中所言要“预备舟楫”了。

札五

别来太久，离索之感，非笔墨可罄。前日口回传述尊谕，知旆从欲同溪南来舍作烧笋之会。日上正其时矣。特此作札奉邀，伏祈惠然，不一。桐山三兄大人执事，愚弟期铭彝顿首，廿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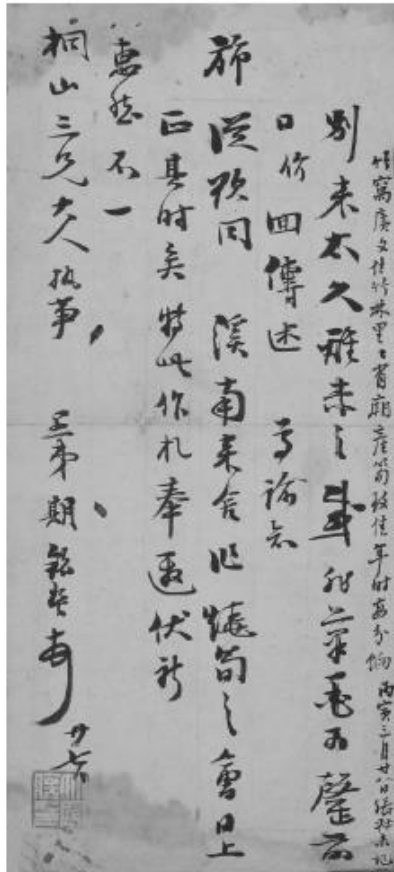


图5 沈铭彝信札之五

按：此札(图5)钤有“竹窝信印”白文方印，尚有张廷济旁题：“竹窝文广住竹林里，里有庙，产笋致佳，年时每分饷。丙寅三月廿八日”，时即在1806年5月16日。故此札写在1806年前。

张廷济(1768-1848)，乃张镇(1736-1809)第三子，张镇为张锡之弟。此张氏家族世居嘉兴新篁镇东圩。张廷济，字叔未，号未亭，原名张济，字汝林，号说舟，又号海岳庵门下弟子，晚号眉寿老人。嘉庆戊午(1798)解元，此后至嘉庆己巳(1809)屡次会试不中，遂绝意仕途，归隐结庐，以图书金石自娱，搜罗富有，并筑“清仪阁”度藏，成为清乾嘉道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书法家、印学家。他一生交游广泛，与同时代的学者及金石、书画名流交往密切。

沈铭彝住竹林里，而竹林里以产竹著闻，并因竹林道院而称，俗呼竹林庙、竹林庙市。盖此地宋初建有竹林道院，而院旁东隅昔有竹圃，出白箬笋，犹如白壳抱鸡，亦称抱鸡笋，味极甘脆，异于他处，更擅名物之冠。嘉兴吴文溥曾记：“竹岑广文家竹林庙口，竹多于屋，僧房半弓许，地产佳笋，与他所极异，思与之下邻而未能也。余有口号赠纪鸿云：‘破除万事惟有酒，不可一日无此君。便拟提壶造竹所，饱看活翠到斜曛。’”^{[4]290} 铭彝得此地此物之利，堂名“依竹”，逢笋产出之时，则邀友聚首品尝竹林笋，亦有友闻名而来作烧笋之会。王子愚曾作有《依竹堂食竹林笋次张桐山韵》：“竹林村畔踏歌宜，烧笋凭谁谱竹枝。为醉香醪寻好友，来

参玉版认禅师。当筵雅谑皆三益，对弈余情寄四维。此会明年知共建，待教重赠此君诗。”当然，有友人还特地惠竹或报平安，沈铭彝曾有诗《谢友人惠竹》：“我生长竹林里，每对此君心辄喜。自笑胸中无渭川，窗外数竿而已矣。故人有意报平安，贻我几个青琅玕。云此可得寿者相，却称隙地三弓宽。种来顿令一片绿，踰岁龙孙露头角。和风甘雨助长成，清影团团夏寒玉。自怜奔走皮骨空，春蚓秋蛇殊未工。相报惭无乞竹帖，韵事独让鸥波翁。”^[41293]

札六

初二日攻石之工到镇，曾具数行想邀，察入日来暑迟凉生，风物大妙。第枯槁形骸，惟有对此景光报生感忱。蓬园久为异物，日远日疏。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真曹子桓所谓“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杏桥先生病体何似？想高年未必遽能复原。寿臧弟兄想赴省试？又超生疮未识已愈否？涉园喜雨亭前天香将次大放矣，惜未能重寻旧游，为太息耳。兹因洙儿小帽在脚篮中，日上要戴，专遗俞勤走领，乞将脚篮付之。顺问孝履，馀再达，不具。桐山三兄大人如晤，弟铭彝顿首，初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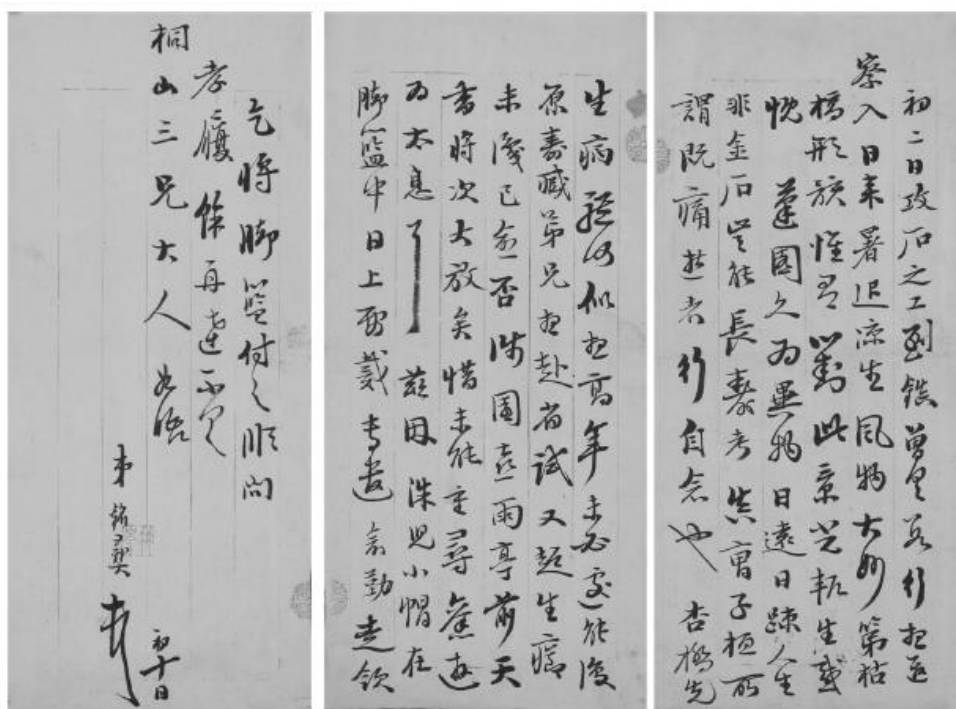


图6 沈铭彝信札之六

按：此札（图6）3页，钤有“竹岑”朱文方印、“食勿相忘”朱文骑缝圆印。“蓬园”，即张灏（1761-1813），为张锡三子、张淮之弟，字逢原，号蓬园、叔园，例贡生。

札中“寿臧”，即徐同柏（1775-1854），字寿臧，号籀庄，自号少孺，初名大椿，字春甫，一字八千，小字蕙，嘉兴新篁人。初从张桐山受《孝经》、“四子书”，17岁始从张廷济受学，19岁问业于沈可培，同年应童子试以第三名补府学生员。后从张廷济专治金石文字，精研六书篆籀，于古文奇字能通释。徐同柏之母亲为张锡的长女，与沈铭彝之妻为姐妹。其子徐士燕所编《岁贡士寿臧府君年谱》之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二十一岁项下记：“秋从张桐山、蓬园（灏）、叔未三舅氏，沈竹岑姨夫（铭彝），陪张李亭老人（镇）、沈双湖先生（叔埏）过净相寺访得元至正井栏”^[91359]，可知相互之间连络有亲。

札中问起同柏“想赴省试”，《年谱》之嘉庆二十四年（1819）乙卯四十五岁项下记徐同柏“起乾隆甲寅（1794），讫是科，应举

凡十二回”^{[9]368-369}，确是屡试不第。道光五年(1825)乙酉五十一岁项下又记：“是科乡举，同人怂恿应试，辞不赴，自后不复应举。”^{[9]371}又札中提及的蓬园卒于1813年，此年徐同柏“应乡举已十回。是科，府君文意颇愜，竟不获荐……于是益肆力于钟鼎古文，而举业之功自此乃渐驰云”^{[9]367}，故此札写在1813年或1813年之前。

札中“杏桥”，许是嘉兴海盐县的学者杨逢春，他在道光年间辑有《三畏堂青云集试帖辑注汇钞》《详注分类试帖青云集》。其与铭彝间关系待考。

信札是古人最主要的沟通方式，可表达丰富的情感、言谈各种事情。这六通信札所述多为日常琐屑之事，属友朋之间的叙旧一类，但间有偶及事、物等，自然地反映出真实的生活场景，也映出时代的许多侧影，并留下了鲜活的、不可多得的生活和历史片断。札中出现的人物涉及的家族均是嘉兴典型的文化望族，我们可以窥出这些家族间连络友亲，互为姻娅，将沈、张、王、徐诸家族连接起来，形成家族间联姻的文化板块(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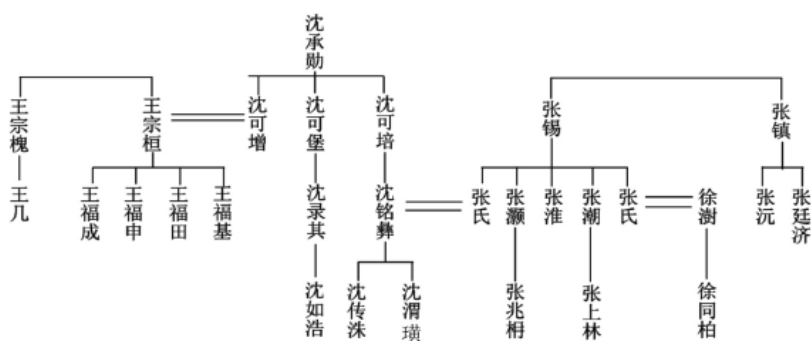


图7 沈、张、王、徐诸家族间联姻的文化板块

在张廷济的影响和引领下，其周围聚集着沈铭彝、徐同柏等诸多姻族内的金石爱好者，对金石碑文之学的研究贡献甚大，这亦足以影响家族风习传统。在这样的姻娅系统中，家族的文学情趣和文脉传统得以承传和光大，而家族间的墨香浸染，更使互相间联结、聚合成的文学群体强劲延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壮大。

参考文献:

- [1]沈庭熙. 沈氏宗谱:卷二[M]. 嘉兴博物馆藏本. 1898(光绪二十四年).
- [2]冯浩. 《安肃县知县沈君传》碑[M]//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嘉兴历代碑刻集.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7.
- [3]沈铭彝. 孟庐札记:卷首[M]. 上海图书馆藏刻本. 1840(道光八年).
- [4]嘉兴市档案局(馆), 嘉兴市档案学会. 竹里诗萃:2册[G].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 [5]祝廷锡. 竹林八圩志:卷八[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9册. 上海:上海书店, 1992.
- [6]阮元, 杨秉初. 两浙轩录:1册[G].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 [7]沈铭彝. 孟庐札记:卷二[M]. 上海图书馆藏刻本. 1840(道光八年).

[8]沈铭彝. 沈竹岑日记手稿[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2辑. 台湾: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66.

[9]徐士燕. 岁贡士寿臧府君年谱[M]//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35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注释:

1 其中沈铭彝致徐澍、徐同柏的二通信札,已在拙文《钱镜塘捐赠致徐同柏父子书札》中介绍,刊发于《收藏家》2019年第1期。

2(1)参见王健:《居乡之苦:〈沈竹岑日记〉所见“道光萧条”与江南乡村社会》,《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第156-157页。

3(2)清祝廷锡纂《竹林八圩志》作“渭潢”。